

# 卡夫卡的画笔

——曾是伟大画家的弗兰茨·卡夫卡

尼尔斯·博克霍夫 玛丽耶克·凡·多尔斯特 编

姜丽 译



Kafka Frankfurter Kafka Frankfurter Kafka Frankfurter Kafka Frankfurter  
Rechnung ist etwa so  
ein schwerer  
Fiebermittel



Die Zeichnung ist etwas  
ein sehr  
Kinder

# 卡夫卡的画笔

——曾是伟大画家的弗兰茨·卡夫卡

尼尔斯·博克霍夫 玛丽耶克·凡·多尔斯特 编  
姜丽 译



Chinese Copyright ©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,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,EINMAL EIN GROßER ZEICHNER'. Franz Kafka als bildender Künstler

© Vitalis, Prague, 2006

#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卡夫卡的画笔：曾是伟大画家的弗兰茨·卡夫卡 /  
(荷) 博克霍夫等编；姜丽译。—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

新知三联书店，2010.6

ISBN 978-7-108-03424-3

I . ①卡… II . ①博… ②姜… III . ①素描－作品  
集－奥地利－现代 IV . ①J2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34998 号

责任编辑 史行果

装帧设计 罗 洪

责任印制 卢 岳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图 字 01-2009-5593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24 印张 6.5

字 数 40 千字 图 45 幅

印 数 0,001-8,000 册

定 价 28.00 元

# 目 录

- 卡夫卡的画作 7
- 1 思想者 8
- 2 栅栏中的男人 10
- 3 拄拐杖的男人 12
- 4 头伏在桌上的男人 14
- 5 站在立镜前面的男人 16
- 6 低头坐着的男人 18
- 7 击剑者 20
- 8 奔跑的人 22

- 9 三个奔跑的人 24
- 10 “舞者艾德瓦多娃……和两个小提琴演奏者在电车上” 26
- 11 用手脚走路的人 28
- 12 马背上的职业骑手 30
- 13 马车 32
- 14 “我的生活” 34
- 15 没有食欲 36
- 16 “紧抱着” 38
- 17 “说说我的工作” 40
- 18 “日本杂耍艺人” 42
- 19 杂技演员 44
- 20 神话动物中间的人 46
- 21 蛇女士 48
- 22 抗议游行 50
- 23 行走的人 河与树中间的软轿 52

- 24* 歌德的“星边园中屋” 54  
*25* 钟楼，大概是在奥斯泰诺 56  
*26* 甘德利亚的教堂和房屋 圣·玛格丽特的喷泉 58  
*27* 一座那样的桥 60  
*28* 卢采恩：疗养院娱乐场里的赌桌 62  
*29* 在达特拉别墅的居住情况 64  
*30* “请愿者和高贵的施主” 66  
*31* 亚伯拉罕献祭儿子以撒 68  
*32* 桌边的男人，女房东在墙后 70  
*33* 女人头和马腿（仿达·芬奇） 72  
*34* 桌前受虐的男人，有观众 74  
*35* 一个穿黑色西服的闷闷不乐的男人 76  
*36* 野蛮的酒徒 78  
*37* 房顶上不穿裤子散步的人 80  
*38* 两个等待的人 82

*39* “奥特拉的早餐” 84

*40* 多拉·迪亚芒特 86

*41* 卡夫卡的母亲在看书 自画像 88

关于卡夫卡的画作 91

卡夫卡：“一位伟大的画家” 93

编辑提示 102

图文释义 104

书中提到却无法获得的画作 114

卡夫卡画作的真实原型 116

书中使用的参考文献及缩写 117

注释 121

卡夫卡箴言节选 125

# 卡夫卡的画作

我们的艺术就是直面炫目的真理之光：被照成一副怪相的躲避的脸上，除了光，什么都不是真实的。<sup>1</sup>

……在艺术家们真实的图画上，我们看到这些诅咒的面孔。大张的嘴，长满尖利牙齿的颌骨，紧眯的眼睛，似乎正乜斜着一个让那张大嘴咬碎、撕烂的猎物。如果孩子们不听话，我们就给他们看这些画，他们立刻就会哭着扑到我们身上，搂住我们的脖子。<sup>2</sup>

# / 思想者

我一直在思考现在的事物和它们现在的状态，并不是因为我彻底而细致，或者说我对此有着过于强烈的兴趣，而是出于悲哀和恐惧，只要这样做不会造成思想的虚弱。之所以悲哀，是因为我觉得现实是悲哀的，在它化解为幸福之前，我想我不可以离开；之所以恐惧，是因为我害怕现实的脚步，哪怕是极小的一步，以我如此可疑而幼稚的形象，我认为自己不配严肃而负责任地对一个伟大的男人的未来做出评价，何况我大多觉得这样的未来是如此的虚幻，以至于每一个小小的前进在我看来都是一种虚假，而离我最近的则是根本无法企及的。

[日记，1912年1月2日]

我无法思想。在思考中，我总是碰到边界。某些孤立的东西我还能跳跃着捕捉到，连贯而不断发展的思维对我来说则是完全不可能的。

[给菲莉斯·鲍尔的一封信，1913年1月10日/16日]



## 2 棚栏中的男人

被困在一个四方形的板条木栅中间，行动空间仅有一步长，一步宽，这时我醒来了。类似的围篱也是真实存在的，夜的羊群就被关在这样的栅栏里，只是没有这么窄小。阳光直射在我身上，为了护住头，我把头抵在胸口，弓腰曲背地坐在那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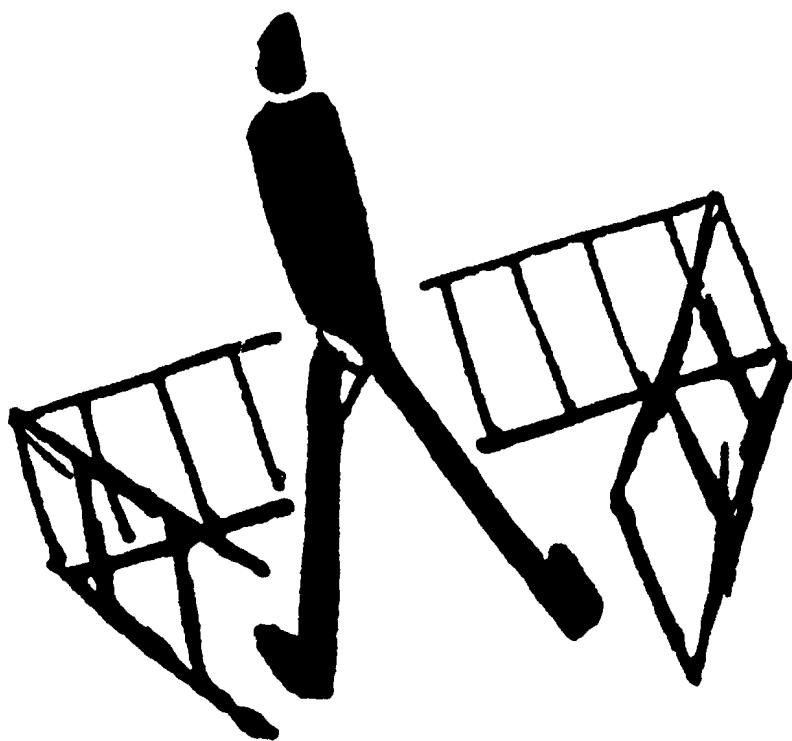
[日记，1916年7月4日]

如果这是一个监狱，他或许就认了。以囚徒的身份告别世界——这也未尝不是一个生命目标。但这只是一个栅栏围成的笼子。世界的噪音冷漠而霸道地穿过栅栏涌来，涌去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囚徒其实是自由的，他可以参与一切，外面的一切他都不会错过；他甚至可以离开这个笼子，栅栏上的木棍彼此相距好几米远，他甚至都不曾被捕。

[日记，1920年1月13日]

这不是一间狱室，因为第四面墙完全是敞开的。想象着这面墙也是封死的，或者可能要被封死，就觉得可怕至极，因为那样的话，这个进深一米，高度只超过我一点点的空间就是一个直立的石棺里了。现在，它暂时还没有被封住，我还能自由地把手伸出去。如果抓住顶棚上的一个铁夹子，我就可以小心地把头弯着探出去，当然要小心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的房间处于地表的什么高度上。似乎很高的样子，至少我往下看时，只能看到灰色的雾气，无论往左，往右，还是向远处看，都是如此。只有往高处看时，雾气似乎才薄一些。这样的风景或许就像在阴天里从塔上往下看一样。

[卷帙1920]



### 3 拄拐杖的男人

各种着装的人们  
摇摇晃晃地在砾石上散步  
广袤的天空  
从远方的丘陵  
延展向远方的丘陵

[题词， “一场战斗的描述”， 1907/1908年]

我的九儿子风度高雅，有着专门为女人准备的甜腻腻的目光，甜得有时候连我都会受诱惑，尽管我知道，要擦去所有这些超凡的光芒，只需一块湿海绵就够了。

[十一个儿子， 1917年]

艺术的忘我和自我提升：逃跑被说成是散步，甚或进攻。

[八开笔记本G， 1917/1918年]

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：我击碎一切障碍，我的手杖柄上写的是：一切障碍将我击碎。二者都有“一切”这个词。

[夫妻册， 1922年底]



## 4 头伏在桌上的男人

昨天睡着之前，我想象出这样一幅画，画面上是一群被隔离在空中的人，看上去就像一座山。这种绘画技术对我来说还是全新的，不过一旦被发明出来，又很容易使用。一群人围在一张桌子旁边，地面比人群所占的位置稍微向外延出一些。最初，尽管动用了目光的强力，我还是只看到一个穿着古装的年轻人。左臂撑在桌面上，左手松弛地搭在脸上。他逗弄地向上看着某人，对方正担忧或探寻地向他俯下身。他的身体，特别是伸出的右腿，透着年轻人特有的漫不经心。与其说他是坐着，倒不如说他是躺着的。勾画出两条腿的两对清晰的线条交叉在一起，轻松地合成身体的边线。染成灰白色的衣服隆起在这些线条之间，淡淡的有些许质感。这张画在我头脑中所引起的紧张感，我坚信，就是那种持续的紧张——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我愿意，这种紧张感就会带动我手中的笔。面对这令人惊异的美丽画面，我强迫自己走出懵懂状态，更好地对这幅画进行思考。但我很快就发现，我所想象的只不过是一小堆灰白色的瓷人。

[日记，1911年12月17日]



## 5 站在立镜前面的男人

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，——一次是十一月里，快到晚上的时候——，便在房间里窄窄的地毯上跑起来，就像跑在赛道上一样。看到灯光下的小巷，顿感恐惧，于是再次折回头，往里面跑，在镜子里再次看到一个目标。我尖叫着，只为了听到叫声，没有回应，也没有什么能让这尖叫的力量减弱，于是这叫声就一直上升，没有任何与之相抗的平衡力量。即便叫声沉寂下来，也不会停止上升。这时，墙上的门开了，非常之急，因为必须这么急，就连下面铺石路面上拉车的马也像战场上变得狂野的马一样，袒露咽喉，挺身而起。

[“不幸”开头，1910年]

第三个儿子同样漂亮，但他的美我并不喜欢。那是一种歌手的美：弧形的嘴，梦一样的眼睛；一个后面有了帘幕才会发挥作用的头；过高隆起的胸；一双容易惊跳起来，而且太过容易垂落的手；两条腿是装饰性的，因为它们没有承托的力量。

[十一个儿子，1917年]

我一向对自己抱有某种怀疑。不过这怀疑只是这儿那儿地偶尔出现，其间隔有长长的间歇，足够让人把它遗忘。另外，这些事肯定也是微不足道的，别人也会遇到，而且对他们来说，也不是什么严重的事。譬如当你在小巷里，从一面镜子旁边经过时，就会对镜子里自己的面孔感到惊异，或者是对镜子里的后脑勺，对自己的整个形象。

[饥饿艺术家，1921/1922年]